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二十七回 識破行藏盟山誓海 相逢邂逅握手談心

粉蝶惜蕊飛不倦，嬌鶯依柳喚無眠。 三春夜暖花香暗，明月當空影入簾。

話表桑黛同殷小姐並頭而臥，按捺春心，只得背過臉去，將自己手指放在口內咬疼，方將春心牢拴。忽聞殷小姐口呼：「姐姐你怎不回過頭來？」桑黛按捺春心，假裝睡熟，一任殷小姐盡推盡喊，只是不應。殷小姐說：「癡丫頭，睡得這樣熟。」言罷，轉過臉去睡了。桑黛見殷小姐已睡，自己暗想：「我雖是男子，豈肯有負神明，欺了暗室。」想罷，忽聞樵樓已交三鼓，便悄悄下了床，將桌上燈剔亮，取過自己衣包，脫去女衣，換了包巾箭袖襖，脫去一雙八寸長女兒鞋，登上快靴，走到床前，眼望殷小姐低聲說：「今夜雖蒙小姐錯愛，同衾並枕，某不敢有負神明，渺渺寸心，惟天可表。」話言未了，忽見殷小姐轉過臉來，不見蘇家姐姐，只見一個武裝美男子站立床前。殷小姐大驚，忙忙坐起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敢至樓上？」桑黛見問，即刻跪在樓板，口呼：「小姐容稟，某非蘇家女子，實係蓬萊館綽號『俏哪吒』桑黛是也。只因晉游龍在慈雲庵騙去駱家女子，某代抱不平，前去理討。不料誤中奸計，將某鎖在空房，欲把某燒死。幸蒙素琴恩姐救我，藏在晉小姐樓上。復又設計男扮女妝，假稱送給小姐。本擬半途逃逸。因某衣包在小姐所帶婢女手內，未便逃逸。只得隨小姐來府，得便仍可逃逸。因蒙錯愛，結為姊妹，同床並枕。某自知有罪，不敢明言，只得隱忍不敢顯露形跡。某在晉小姐樓上是秉燭達旦，不敢乘人不覺玷人芳名。如稍有虧心，某當死於萬刃之下。某乃奇男子大丈夫，惟天可表，若有邪念，狗彘不如。某心已明，即此去也。倘有後會，定圖良報。」殷小姐聞他這一番磊落光明之言，心中怨恨晉小姐作事糊塗。我羨慕他言語溫柔，見色不亂，真是美男子大丈夫。遂言道：「君家雖如此光明，但我是女子之身，最為貴重。雖君家不欺暗室，究不免白璧無瑕，猶如被污。奴只恨晉家姊太胡鬧，奴惟有一死自表，借報君家不欺暗室之心便了。」言罷，向粉牆一頭撞去，桑黛趕近攔阻，口呼：「小姐萬萬不可如此，若小姐以圭璧之身，不免有瑕之玷，某心惟天可表。某斗膽還有一說，若不棄嫌某微賤，以白頭相訂。俟某得有微功，當倩冰人登門莽求，某斷不敢有負初心。」殷小姐說：「奴豈無心，惟恐君家相棄耳！倘能始終如一，奴豈敢有負今言，而況今夜……」雖停言不語，兩頰飛紅，淚流如珠。桑黛已知其意，遂接言：「卿卿之意，如見肺肝，卿既有心，僕忍相負？」遂跪而誓曰：「我桑黛以虎口餘生，得荷玉人垂愛，雖同衾半夜，未負神明。既破行藏，願訂白頭之約。倘有異志，必死於萬刃之下，或死於水火。皇天后土，實式憑之。」殷麗仙聞此重誓，芳心頓生憐惜，遂將桑黛扶起，說：「只要情堅，何鬚髮誓。君既如此，奴也不效兒女之態，即以君之所誓，為奴之誓。倘存異志，有如君言。」桑黛聞言心悅，說：「斗轉星移，不能久待，一言為定，幸保千金。僕去矣。」遂將樓窗推開，跳出窗外，越牆而去。殷小姐隨閉上樓窗，仍然上床去睡。那能睡的著？一味思想桑黛如何正大，如何溫柔，如何見色不迷，如何不欺暗室，胡思亂想，直到天明方睡著。一覺睡醒，已是日上三竿，便起身去稟母親：「沁香不知何時逃走。」殷夫人只是納悶而已。

話分兩頭，再言桑黛向慈雲院而去，天明時已到，敲門而入。老尼同眾家丁口呼：「大爺這兩日在何處？為何今日才回來？」桑黛便將以上的話說了一遍，大家這才明白。桑黛命人取了三十兩銀子，給與老尼，便攜了包裹，帶著一名家丁，來到碼頭。僱定船隻，下艙解纜，直往揚州而去。

這日舟泊丹陽，忽聞鄰舟有呻吟之聲，桑黛便命家丁去到鄰舟詢問。不移時家丁回稟，是一位姓蔣的，因往揚州看打播的去，不期途中患瘧，現時正發寒熱，故而呻吟。桑黛暗想：「莫非是蔣豹嗎？」復令家丁去問可是蘇州人否？家丁去而回來說，正是蔣姑爺的兄弟。桑黛聞言，即刻走至鄰舟，大聲喊道：「蔣豹賢弟，愚兄桑黛在此。」蔣豹聞言，出艙來看，氣喘吁吁的問：「吾兄何日到此？弟之家中兄嫂尚安？」桑黛見問，不由含淚，口呼：「賢弟，你且養病，候你病癒，再同你言。」蔣豹見桑黛情形，心中詫異，口呼：「吾兄有話但說無妨。含糊不語，將小弟急殺了。」桑黛只得將三打蓬萊館，蒲球將他兄嫂掠去的話說了一遍。蔣豹聞言大怒：「我與這賊誓不兩立。」心中一急，出了一身大汗，登時瘧退病除，站起，陡長精神。桑黛口呼：「賢弟不可任性妄行。且到揚州，候打播已畢，交納數位英雄，一同前去掃平山寨，以雪此仇，你想何如？」蔣豹允之，一宿無話。次日，天明開船，卻好正遇順風，不過一日，即抵揚州錢關門外。開發了船價，一同進城，尋了客寓住下。